

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珍藏

2015 中国年度 童话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/ 选编 高洪波 方卫平 / 主编

小河丁丁《松鼠拜年》

吕丽娜《妖怪时钟》

赵菱《未完成的蓝色信笺》

肖定丽《黑帽子叔叔的大书》

陈诗哥《花人国的故事》

渭北《精灵月光集市》

连城《大海年纪还小的时候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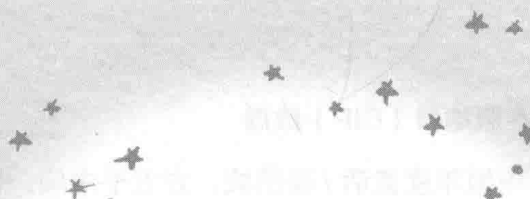
一年一度的中国童话盛宴

名家云集 | 题材丰富 | 形象千姿百态

童真童趣 | 清新自然 | 佳作精彩纷呈

权威选本 | 经典再现 | 品质历久弥新

漓江出版社



2015

中国年度 童话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/ 选编
高洪波 方卫平 /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5 中国年度童话 / 高洪波, 方卫平主编;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407-7702-9

I. ① 2… II. ①高… ②方… ③中… III. ①童话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6035 号

2015 中国年度童话

选编者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

主 编 高洪波 方卫平

责任编辑 张 谦 刘红果

封面设计 石绍康
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
邮 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-614
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
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02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7702-9

定 价 40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1 / 梵天城的服装师	方先义
8 / 月亮失眠了	罗维荣
9 / 小丑	周 静
19 / 猫耳朵旅馆的客人	茶 茶
30 / 松鼠拜年	小河丁丁
36 / 真实国的幻想故事	常 立
49 / 一朵忧伤的云	翌 平
53 / 蝉 歌	童 子
63 / 所有故事的精灵	尚 易
67 / 写在天上和地上的故事	王 蔚
77 / 捣蛋的不是我	陈梦敏
79 / 种星星的人	林稚子
81 / 丁丁的水晶球	吴正毅
83 / 小鱼儿和小莲子	陈君玲
85 / 缤纷互换季	刘少鹏
88 / 信号灯的梦	雁 阵
92 / 这不算什么	黎 亮
95 / 蛤先生和他的红木钟	李军政
101 / 潜水艇里的猫罐头工厂	庄海燕



231 / 编后记



梵天城的服装师

方先义

出席人类最后一个人的葬礼时，我们所有的机器人按约定穿上了礼服。从这一天开始，梵天城就有了机器人服装师这个职业。

我叫“织”。作为一个智能机器人，我也有自己的职业梦想，那就是成为梵天城一流的服装师。

服饰是通向人类灵魂的一扇门。据说，人是和没有羽毛覆盖的青蛙一样的动物。我以为，在人类所有的发明中，服饰无疑是最杰出的发明。有了设计服饰的智慧，人类就向地球生物宣告了自己高等精灵的地位。

但在梵天城，要做一流的服装师，还是很困难的。

秋分这一天，我再次接待了这个等级为“八”的机器人。

“你是想要人类的那种服装？那种真正的布料服装？”我惊讶地问。

“是啊，博物馆最近藏了一件。”这个名叫“羽”的机器人眼中燃烧着热望。

机器人等级越高，表情越是丰富，我不禁看出了神。博物馆一号陈列室新增了一件文物：墓葬锦衣。自萌告知这个消息后，我已去看过多次。精美的图案，细腻的纹理，绵密又显得随意的针脚，总是让我生出触摸的冲动。保护文物的玻璃罩都快被我的手磨花了。

“我太爱那件锦衣了。有一回，我竟然梦见自己穿上了它。”羽轻轻地说，声音像拂过檐角的风。

“你，做梦？”我有些失态。

“是啊，至今为止唯一的梦。梦里，穿着锦衣，对镜起舞——那是梦，虽然大家都以为机器人没有梦能力。”羽似乎又回到了那个梦境。

对梦的描述，人类的书籍里录有不少，听说那时还有释梦的职业。机器人无须睡眠，所以无梦。羽能梦，可见她对锦衣的执念很深。

“您能设计一件那样的锦衣吗？多少钱都行，我再不想穿这件不透风的斗篷了。”

羽身上这条仿欧式官廷长裙，梵天城已属罕见，是我费时一年的作品。

“设计不难，难在从哪儿能弄到那种绸缎。古中国人能养一种叫蚕的神奇小虫，能吐丝结茧，织者用沸水煮烫虫茧，夺走它的丝。千百个虫茧才能织出一件这样的锦衣。”

“我们的高科技，不能克隆一条蚕吗？”

“那种虫赖以生存的是一种叫桑树的珍稀树种，现已灭绝。”我遗憾地说。

“唉。”羽眼中写满焦灼的痛苦。

我没看到过机器人可以为一个虚拟的梦而痛苦。我要做一流的服装师，却无法满足我最忠实顾客的要求，我和羽其实一样痛苦。这种苦楚让我体内那块三级的芯片开始升温，一时间，身体有些不堪重荷。

为了减轻苦楚，我随口说：“其实梦从哪里开始，也可以在哪里终结。”

羽一怔，第一次很认真地看着我。

要是原料，我倒可以复制出那件锦衣。但是梵天城没有绸缎，没有布料，没有丝线，机器人只能穿轻塑服装，颜色丰富到奢华。但轻塑的质地在高温的梵天城是很短命的。普通服装师的工作，就是整天忙着修复老化破碎的轻塑服装。所谓修复，是把坏了的塑料服装吃下去，在腹内碎成塑料颗粒，再按原来的设计图重做，吐出成品。这种“口蜜腹剑”式的工作，简单乏味。

画效果图，然后飞针走线，描龙绣凤，那才是一流服装师的工作。

又逢周末，我依例去探望好友园艺师“萌”，看看她的花园里培植的

新品种。

如果不做服装师，我会选择园艺师。目睹着新生命从泥里探出头，娇嫩脆弱长为亭亭玉立，繁花如星，青果累累，那是和造物主一样伟大的工作。

在萌园，突然看到一株奇怪的植物：花呈乳白，枝上有果，如青色的蚕茧。

“这，莫非……”我瞠目结舌，不敢信，不敢说。

“当然是棉花！”萌如顽童般得意。

中国《梁书·高昌传》记载：“草实如茧，茧中丝如细缕，名为白叠子。”中世纪棉花传入欧洲北部，当地人习惯从羊身上获取羊毛，闻说棉花是种植而出，误以为棉花来自一种特别的羊，从树上长出来的羊，据说德语中棉花一词直译是“树羊毛”。

真是那种果实里提炼绒线可以纺织布匹的植株吗？

这株高不到一米的植物，六根旁枝蓄满绿色小蕾。设计锦衣的梦想从我身体里面突地苏醒过来，充盈在整个胸腔。我想跳舞，想呼喊。但我只是过去拥抱了萌。

只有她是最懂我的。

“我就不信，曾经密布亚、非、欧、美四大洲的作物，会甘心在一场核战中消失，果然被我在城北四十里处挖到了。”萌得意地挣开我，眼中有异样的光。

“城北，四十里？萌，你太鲁莽了，城外辐射区可是机器人的死亡之地。”我责备道。

“织，你说，这株植物值不值得冒死从城外挖来？”萌醉心于莳弄花木，在梵天城的机器人园艺师中早已闻名。

“不值得！”我生气地说。

“那，为了你的梦想，值不值得？”萌调皮地问。

“更不值。”我虽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已经软下来，“萌，梦想固然可贵，但我不愿你以身涉险。如果梵天城的机器人都像你这么不惜性命，



人类耗尽最后的智慧和心血建下这座安全堡垒又有何意义？”

“如果一直待在城里，那堡垒不是和监狱、鸟笼一样了吗？梵天城的机器人不是囚犯，也不是金丝雀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人类建城的初衷，应该是把这座城作基地，拯救这颗日渐脆弱的星球。”

“可是，人类都灭绝整整百年。为了一群灭绝的人遗下的使命，牺牲掉自己宝贵的性命，有意义吗？”

“人类是灭绝了，可是树还坚强地活着，鸟和鱼也还活着，甚至连地下的蚯蚓都在努力付出，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呢？”

“小蚯蚓拯救地球？这是我听过的最疯狂的话了。”

“你不信？”萌从房间里捧出一个标本罐，里面漂着一条三尺多长的怪蛇。

“仔细看看，这是我从城外挖到的蚯蚓，体形惊人。”萌做出恶心的表情。

这是一条变异了的蚯蚓，似乎核辐射改变了它的基因。

“这些蚯蚓一定怀念从前的模样。但它们和我们一样没法去选择，体形大了，更容易饿，它只能拼命吃核污染了的落叶和尘埃，通过排泄来净化大地。”

我理解萌的执着。园艺和服装设计，本是我们研究人类行为的一种途径，绝不是附庸风雅。萌对人类的研究看来已远甚于我。她的语言和行动变得不理智，日渐像人类——知其不可为，依然满腔热情去干的进取意识，伴随着整个人类史。

“机器人不能成为按部就班的代名词。”我对萌说，“我也来扮演一条勤劳的小蚯蚓吧，说不定这颗星球还会重新变成宇宙中最适合生命栖息的摇篮。”

于是我趴到地上，鼻子一拱一拱，开始给棉花松土。

萌大笑说：“算了吧，那不是蚯蚓，更像一头猪！”

花色由白渐紫，颜色日深，最终凋谢，诞出一枚青果。萌说，那是棉铃。

第一颗棉铃绽开。六瓣棉绒，像六个肥肥的小婴孩躺在里面。一朵花经历涅槃，竟能变成重新绽放的白绒花——棉花，端的是世间少有的神奇的花树！

机器人的生命，会有两次绽放吗？

第二年春天，萌园已站满了棉花，萌为此砍掉了珍爱的两丛香水月季。参照古书图片，我打造出了一台纺纱机、织布机。秋季到来时，园里白皑皑一片，仿佛传说中的雪原。收获的那些天，我和萌如同在雪中舞蹈。

（梵天城终年被透明的护罩隔离保护，天空的雨雪风霜，从不曾光临大地。）

秋分夜，月明如昼。“吱呀吱呀”声中，第一块布料织成。

我问萌，染什么颜色？

“蓝色！当然是蓝色！雨后天空的蓝，澄明大海的蓝，梦的蓝！”萌嚷道。

“我要缝一件蓝色的锦衣送给你。”我说，“只要给我一周时间。”

“一条怎么够，我要一百条！”萌调皮地说。

激动和专注于服装师的梦想，我忽视了萌语调的忧伤……

新衣做成，城外已经是初冬时节。

蓝色的裙，让人一见钟情的蓝，挂在模特架上，如同一弯蓝月亮静悬于夜空。

裙的蓝是润润的蓝，仿佛浸透着深海人鱼的泪；裙的褶是柔柔的褶，淡如秋日的淡云；衣领静静铺开，如古画中的美人折扇；裙的下摆宽阔富于弹性，一如孔雀半开的屏。

在这迷离的蓝色梦幻里，我仿佛看到萌身着锦衣飘来飘去，像蓝色的仙子。

羽出事了。

她派人来找我，要和我见上最后一面。

“其实梦从哪里开始，也可以在哪里终结。”



那天我只是随口说说，没想到她真那么做了。

她终于穿上了博物馆的锦衣。在博物馆门口徘徊一个季节之后，一秒钟的罪意，一分钟的体验，换来的是梵天城最严酷的审判——回炉为初级机器人。

她看到了我的蓝裙，说：“早一天看到，就不会砸博物馆的玻璃罩了。”说完，神经质地大笑。

进刑室前，那个名叫拯的法官问羽有什么遗愿。羽看着我说：“我愿意追随他，做一个初级的学徒，为这个城市做一辈子服装，来雪洗我的罪过。”

拯被这个不同寻常的犯人打动了。他和其他法官进行了短时间的商讨。在拯的竭力推动下，审判团终于通过了对羽的处理意见。

萌没有如约赶到。我去她的小屋时，已经人去园空，只在门上给我留下一封短笺：

织君：

我最终还是离你而去了。

初遇你时，我还是一尊没有自我意识的普通机器人。感谢你为我设计的第一件服装，让我获得重生，从此，有了园艺师这么奢侈的梦想。

织，你知道吗，从那时起，你的梦，已经变成我的梦。

因为那次出城太远，我受到了造物主的惩罚。治疗师说，辐射已经侵蚀到了芯片中央区，性命堪忧。我只能选择回炉。重生的我，恐怕不会记得前世与你的一切交集。所以提前和你说声再见！

谢谢你为我设计的蓝裙！这么珍贵的布料，别辱没它的美，为它找一个美丽的主人吧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幻，请不要放弃梦想！

为你祈福！

萌 草于冬至日

看着满园萎黄的棉株，想着棉花二次开放的奇迹，我将蓝裙藏起，开始选择棉种。从这一刻起，萌的园艺师之梦也变成了我的梦。

我决心为萌完成一百条不同式样的蓝裙。这期间，已经成为学徒的羽帮了我不少忙。她为我试穿每一条裙子，并提出建议。



十年后，秋分。

第一百条蓝裙终于完工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踏进萌园。

她看着满园的棉花，看着墙上的蓝裙，看着标本罐里的蚯蚓喃喃道：“果真是这儿！我梦到过这里……”

选自上海《少年文艺》（上半月刊）2015年第1期



月亮失眠了

罗维荣

月亮失眠了，他怎么也睡不着。

那些调皮的星星，总是不停地眨呀眨。他们喜欢躲在深蓝色的夜空里，跟月亮捉迷藏。

月亮怎么睡得着？

一片片云朵从月亮身边溜过去。他们有意无意地用软绵绵的身体，在月亮的肚皮上蹭来蹭去。

月亮怎么睡得着？

风儿轻轻地吹过来了，他们一支接一支，唱着快乐的歌，在月亮心里漾起一阵阵波浪。

月亮怎么睡得着？

大湖舒展开身体，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。月亮朝着大湖咯咯地笑，大湖里也有一弯月亮，朝着天上咯咯地笑。

月亮怎么睡得着？

月亮爬过一座山，又爬过一座山；穿过一片树林，又穿过一片树林；渡过一条大河，又渡过一条大河。现在，他很累很累了。

星星还在窃窃私语，云朵给月亮盖上被子，风儿唱起了催眠曲，大湖变得模糊起来。

月亮睡着了。

小丑

周 静

我很害怕。

当舞台上的聚光灯打下来，观众鼓掌喧哗的时候，我就忍不住紧张得瑟瑟发抖。

这一抖，我端着的大盘子就会哆嗦个不停，盘子里的两个玻璃缸也跟着哆嗦个不停，玻璃缸里的水也跟着哆嗦个不停，随着水的这一阵哆嗦，水里的金鱼会随着水花跳起来，从这个玻璃缸跳往那个玻璃缸，再从那个玻璃缸跳回这个玻璃缸。

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看的，有什么好笑的。

可是，整个剧场都沸腾了。

人们拼命尖叫，拼命鼓掌，拼命大笑。

我更紧张了。

我原本准备的节目是，用一块薄纱盖住玻璃缸，让金鱼在薄纱下穿过玻璃，从这个玻璃缸游到那个玻璃缸里去。

这么一笑闹，我就表演不下去了，哆嗦着端着大盘子从舞台上退下来。

人们笑着鼓掌，还嚷嚷着“再来一个”。



小
丑



9

狮子团长在舞台后等着我。

“真不错，丫头。”他温和地看着我，问，“你愿意再表演一个节目吗？”

我知道，如果我说不，他就会让我去休息。

我紧张地吞了口口水，点点头。

狮子团长看上去那么温和有力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站到他身边，我就不害怕了。我准备的节目都是练习过无数遍的，只要我不害怕得发抖，就能表演好。

“那好，去吧。”狮子团长把我的三角自行车递给我。

这个三角自行车的轮子是三角形的，骑起来特别费力。

我骑上它，穿过幕布，上了舞台。

人们顿时又喧哗起来，大声笑着、闹着、鼓着掌。聚光灯照着我。那么亮的灯光，照得我全身发热。我又紧张得瑟瑟发抖了，这一抖，自行车就哆嗦起来。这辆自行车年纪已经不小了，一哆嗦，那些零件就乒乒乓乓响起来。在这响声里，自行车会像小狗一样兴奋。它一兴奋，就会跳起来。

你骑过会跳的自行车吗？

那是一场灾难！你得拼命踏稳脚蹬，别让自己摔下去；你得拼命抓住龙头，不让它冲到观众席去。

我原本是要在三角自行车上表演翻跟头、甩彩带的。前翻、后翻、侧翻，不管怎么翻，我都能一边翻着跟头，一边将彩色丝带甩成一朵花，同时控制着三角自行车往前走。

可是，三角自行车这么一跳，我什么都干不成了。

我费尽全力，涨红了脸，好不容易才将它骑回后台。

我是如此用力，以至于我那高高的尖帽子歪到一边顾不得扶，以至于我衣服上那颗硕大的、亮闪闪的玻璃纽扣绷开了，以至于那根漫长的、五彩缤纷的彩色丝带将我缠成了一个粽子。

我不明白，我这么狼狈，为什么人们还会鼓掌欢呼？

我瘫倒在后台，浑身一丝力气都没有了。

舞台下观众们的欢呼声形成的声浪穿过幕布，包围了我，我叹了口气，忍不住笑了。

二

我不想当小丑了。

可是狮子团长说，我有天赋，当小丑的天赋。我能给观众带去快乐。

虽然那些快乐并不是以我预想的方式带来的，但——好吧，我承认，人们喜欢我的表演。在我表演结束后，“再来一个”的呼唤声几乎能把屋顶撑破。

我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
我不明白，为什么狮子能在舞台上轻松跳过火圈，为什么粉红女孩能轻盈地的高空中踩着细绳跳舞，为什么空中飞人能在聚光灯下从一个高高荡起的秋千上跳来跳去……

狮子团长说，我缺少的是一点儿勇气，只缺一点儿而已，因为我每次都能表演两个节目，而不是一个。

听他这么说，我好受一点。

怎样才能找到我缺的那一点儿勇气呢？

我决定到处去找找看。

我出发的时候，天色还很早，天空中仅有一抹朝霞。

很快，天色就亮堂起来了。漫天云霞让我的心情也好了许多。鸟儿在欢叫，青草散发出清新的香味。

一切看上去是那么美好。

当我看到一只老刺猬推着一辆小车，愁眉苦脸地往前走时，我怎么也忍不住。

“天气这么好，”我说，“你到哪里啊？”

“前面。”老刺猬看也不看我，继续往前走。

“前面是哪里？”我很好奇。



小
丑



11

“白天。”他说着擦了擦头上的汗珠。

白天？那是什么地方！

“你饿了吗？”

老刺猬不理我。

我掏出蘑菇蛋糕。这是鸭子为我做的。他做的蘑菇蛋糕可好吃了，又软又香。我觉得，它其实更应该叫云朵蛋糕，因为我吃了蛋糕，心情都好得像是要飞起来。

每次我表演结束，鸭子都会为我准备一盘，让我缓缓神。

“唉——”我叹了口气，吃完这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到蘑菇蛋糕了。

“给我一个。”老刺猬说。

我笑了，递给他一个蘑菇蛋糕，在路边坐下来。

“白天是什么地方，一个小镇吗？”我问。

老刺猬看了我一眼：“白天怎么会是一个小镇！白天就是白天，现在就是白天。”

“哦，那你为什么说白天在前面呢？”我更糊涂了。

“我是从夜晚走过来的。”刺猬从他的小车上拿出一把小壶，倒一杯水喝。

老刺猬从夜晚走过来，赶往白天。哦，我就是躺着吃蘑菇蛋糕，也能从夜晚赶到白天。

“你一直往前走，就能一直赶上白天吗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！”老刺猬尖叫起来，“夜晚还是会有的，这没有办法。可只要一直往前赶，总能赶上白天的。”

“可我睡一觉，也赶上了白天啊。随你赶不赶，白天总是会到来的。”我说。

老刺猬叹了口气：“我害怕夜晚，所以我一直往前赶，想起前方是白天，我就没那么怕了。”

我明白了。就像我骑着三角自行车拼命往前赶一样，想着到了后台